

铁凝

无雨之城

作家出版社

铁凝自选集



铁凝自选集

无雨之城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雨之城/铁凝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12 (铁凝自选集; 2)

ISBN 7-5063-1118-6

I. 无… II. 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2394 号

无雨之城

作者: 铁 凝

责任编辑: 懿翎 华沙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94 千

印张: 13.25

插页: 6

印数: 6001—11000

版次: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118-6/I · 1106

定价: 2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小传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州。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职业作家。

1975年开始发表小说，现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3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中篇小说《棉花垛》《埋人》《对面》、短篇小说《哦，香雪》《孕妇和牛》、散文《河之女》等。

作品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大奖及多种文学期刊小说、散文奖30余项，在国内和海外出版单行本20余部。

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

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







我听见他们卸掉了那根挂了一万年的功能的铁甲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用心灵倾听和验证。每天都有新的主义每小时都有新的口号大概要用亿来计算节目在索马利兰哪儿？
我看见许多焦急白脸的面孔和许多用苦求的哭喊声。他们的灵魂在那些经济拮据者需要钱才能把年耕得别人一亩地想开。
这种胡说可也超导时代的来临难道——

张
多焦急白脸的面孔和许多用苦求的哭喊声

张
许多焦急白脸的面孔和许多用苦求的哭喊声

的卸掉了，那根挂了一万年的功能的链
甲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在用心灵倾诉
和验证。每天都有现成的主义，每小时都
有新的口号，大概要用亿来计算，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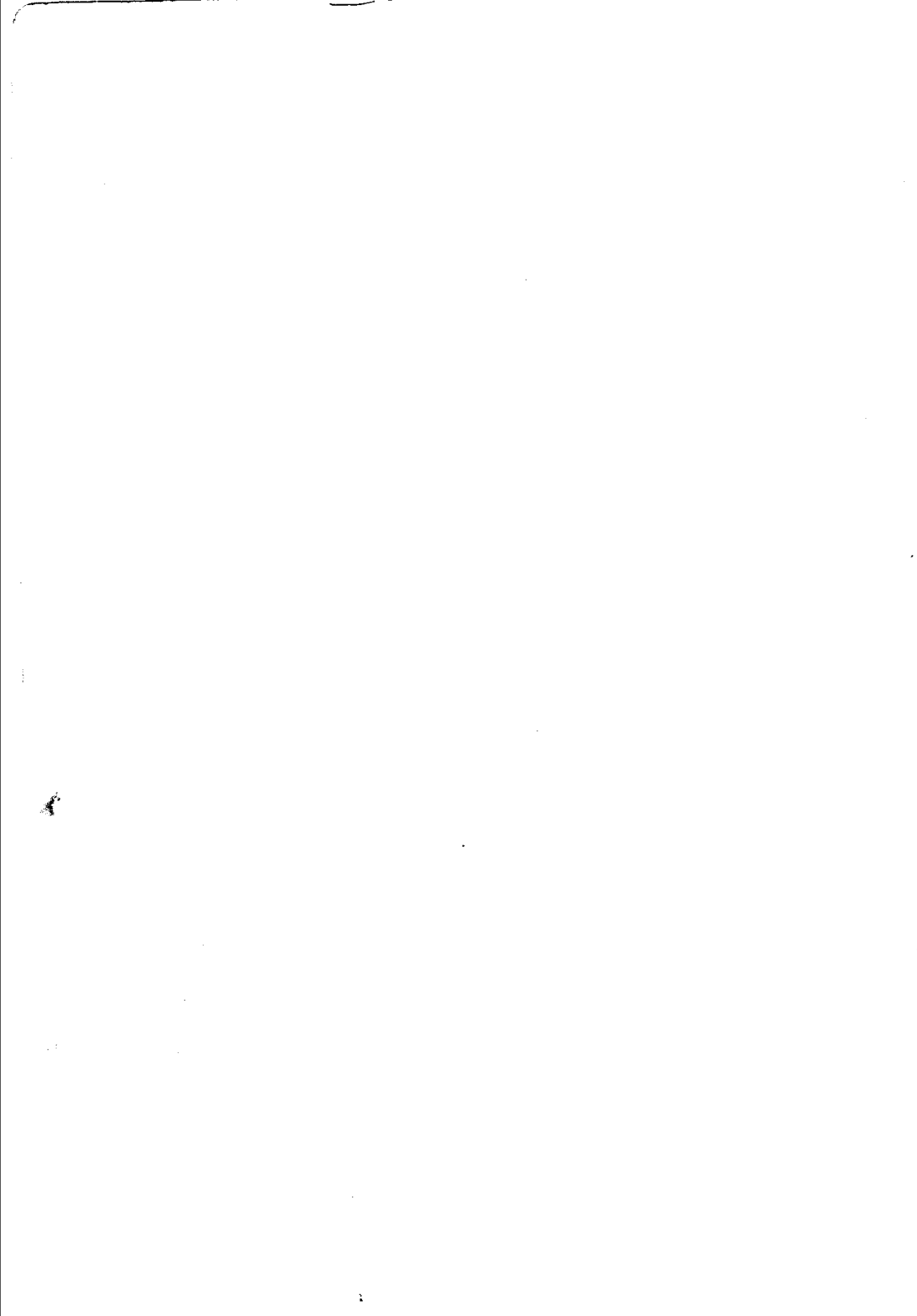
多強略併都爭先砌石地徑鋪錯外頭着砌。
千戶著說與其翻出去落進石底洞不
如封在錯里（封）着是不免。他不能同意。

正使人们心^上~~中~~不再有所完一句整语。
（地打靶，飞枪不是往你放，你周围的人竟不觉得事已发生）
耐心么？是美人都在寻找他，到三月下和制。

刻種怡然自得之情，
種境既得，匠手已平，
下跳的機情。

目 录

无雨之城.....	3
闰七月.....	322
何咪儿寻爱记.....	366



无雨之城

事情的起因牵涉到一个名叫白银的女孩子，白银在读小学三年级。

白银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离了婚，嫁给一个意大利人去了意大利，从此白银就和父亲白己贺生活在一起。白己贺对这样的生活现状常常怀着深深的屈辱感，这或许是因为妻子对他的背叛就发生在他们两人共同为之做事的那家工厂——长鄞市皮鞋厂，而那个拐走他妻子的便是皮鞋厂代表意方的意国人。那时候鞋厂正与意大利合资制作一种名为“特丽雅”的轻便女鞋，白己贺的职位在厂设计科，却没有明确的职称。他的妻子是粘压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姿色并不出众。事情发生以后，全厂上下都感到惊讶感到不可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皮鞋厂一个集中而又细致的话题。人们不厌其烦地分析那个意大利人为什么会爱上白己贺的妻子，因为这女人实在是太平淡了，男人和女人都这样说。然后他们就以此为基点把话题再展开下去，历数他们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一些嫁了

外国人的女人，原来没有一个是好看的。他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西方人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这些人要到中国来寻找一些中国人很不以为然的女人。他们这样谈论着，倒好像是替那个意大利人惋惜似的，好像是他在中国吃了多大亏上了多大当。只有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反驳他们说，好看是什么？好看就是“舒服”，“舒服”了就好看了。全世界的人都一样，你们以为外国人结婚是在选美吗？有人就说，照你的意思白己贺的老婆还挺“舒服”呀？又有人说，是先有了“舒服”才有了好看吧？大学生说她身上自有人们没有力量发现的东西，我看她就很“舒服”。众人大笑起来，说，她“舒服”你是怎么知道的说给我们听听！他们与那个大学生开着粗鲁的玩笑，不厌其烦地玩味着“舒服”二字，几乎忘记在这件事情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受害者便是白己贺。

白己贺也没有料到他的妻子会有这样一份令很多人眼热的新生活，更不曾想到正是这个普通女工使他陷入了今天这样可怜又难堪的境地，使他如此这般地被众多同事所议论，被如此众多的眼光和设想所包围。那些眼光似乎都有那么一种含意：像你白己贺这样一科室人员，怎么连一个女工也看守不住呢？

白己贺目前的境地虽然难堪而又可怜，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过费心而精心地看守自己的女人。何止是没有看守，他对她一直是漫不经心。结婚十几年来，白己贺一直漫不经心地虐待着她。他常常漫不经心地把从前和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不高兴和不愉快通过这个女人发泄出来，他常在夜深人静时无缘无故地将她捂在棉被里痛打。这女工在棉被里常常经历着死去活来，却从未见过那个时刻的白己贺是怎样变得嘴歪眼斜、五官挪位和面孔狰狞。他的同事们也不曾知道设计科那个文质彬彬的白己

贺除了文质彬彬，还有如此人所不知的嗜好。他们只是从那个女工时而青肿的脸上觉察出这一对夫妻的不合。白己贺的女人对白己贺的殴打从来不加反抗也不在外面声张，过后她只用热水洗净脸面，然后往身上脸上涂抹有着收敛毛细血管作用的碘酒。她把这一切做得平淡而又从容，宛若女人们每日必须的化妆。妻子从没见过丈夫那张怪脸，丈夫却总能回忆起妻子那张涂着黄色碘酒的青脸。

那时候白银还很小，当她懂得离婚这个词的全部含意时，母亲离开她已三、四年了。使白己贺感到欣慰和窃喜的是，白银似乎没有受到家庭变故的太多影响，她出落得健康而又开朗，完全不像他们夫妇。在学校她品学兼优，喜欢在一切有人的地方爽声大笑，公开地羡慕成年女人，很早就和小朋友讨论将来她们要和“小虎队”中的哪一位结婚。这时候她在读小学三年级，对于成年女性的衣着装束逐渐产生着好奇心，这便是后来白银无意中参与了那件事情的心理基础。

一个春天的下午，小学三年级女生白银和她的同学走在放学的路上，在路边一排垃圾桶跟前，白银发现了一只高跟鞋，一只洋红色的细跟皮鞋。这只高跟鞋已经十分地破旧，显然是被它的主人当做垃圾丢弃在这里的。但在白银眼里，它仍然不同于堆入桶内或溢出桶外的垃圾。她招呼她的同学说：“嗨，一只高跟！”当有人也许正不以为然时，白银已经跑上前去拎起了垃圾里的那只鞋。接着她倒一倒鞋里的尘土烂渣，甩掉自己脚上的鞋，便把那高跟鞋穿在脚上。她“踢哩趿拉”地走了几步，觉得她的小脚在这只大鞋里很空旷，脚尖顶着鞋尖，而脚后跟距离鞋后跟却还遥远。但这确是一只美丽的高跟鞋，后跟细高，短而窄的人字形镂花鞋脸由纤细的皮绳编织而成，使它显得性感

而又秀气。白银体味不到这些，她只是觉得现在她很像一个大女人或者女大人，一个挺拔而洋气的女大人。这念头使她决心在垃圾桶里找到与它相配的另一只。于是同学们也帮她在垃圾桶里翻腾起来，她们果然找到了另一只，可惜的是那只鞋掉了后跟。但这鞋毕竟不再是一只而是一双了。当白银又把这只缺跟的鞋穿在脚上时，走起路来就更觉些异样：一只脚好似上台阶，另一只脚却像净往坑里陷。可她还是欣喜地穿着走着，走了一阵，同学们也要求轮流试穿。她们一瘸一拐地走得很慢，为了延长走路的时间，她们还不断绕着远路。当她们在白银家门口和白银分手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她们商量好明日上学路上继续穿高跟鞋过瘾，鞋当然要归白银保管的，她是发现它的人。白银答应明天把鞋再带出来，说回家还将给鞋擦擦油，有同学说没有红鞋油用无色透明鞋油也行。

白银和同学们道了再见，便“笃笃笃”地走进家门。

家里没有人，白银独自站在门厅的穿衣镜前欣赏自己。她以她有限的知识和词汇对镜子里那个突然长高的小女人作着形容，她用了四个她最喜欢的词儿：天使、名模、灰姑娘、白雪公主。她没有发现白己贺已经推门进来在鞋架跟前站着。

白己贺做好晚饭还不见白银回来，便心急火燎地去了学校，传达室师傅说学生们早就按时放了学。白己贺骑车往回返，一路留心着每个和白银相似的女孩。妻子的背叛使他倍加疼爱起女儿，他生怕女儿再遇到什么不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育白银：要在观念里把家门和校门变成一条直线，直线以外不准有任何节外生枝。白银对父亲的教诲也很是在意，像今天这样晚归的事还从未发生过。

白己贺看见站在镜前的女儿，心已经放下了一半，火气还

没能全消。他观察着镜前的白银，追问她晚归的缘由。当他听完女儿的叙述，怒火便从胸中再次燃烧起来。他看看女儿脚上的烂东西，再看看瘸腿站立的女儿，觉得她活脱一个小叫花子。也许使白忆贺格外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白已贺恨鞋，他觉得他生活得背时与鞋密切相关。他半生中看鞋、摸鞋，他的结发妻子也曾看鞋、摸鞋。那个洋人给他们厂送来的还是鞋。什么他妈“特丽雅”，不也是两块臭皮子拼起来的鞋窠咒？他最后看见他老婆时她也是穿着这么一双细跟的尖东西。于是白已贺不能自制了：他一把拽过女儿立逼她把鞋扔下楼去。白银犹豫着不脱，白已贺一抬胳膊把女儿横着夹起来，从她脚上扒下了那鞋。

白已贺扔下白银，拎着鞋走上阳台，他先想把它甩到楼下，接着又改变主意，找出一把斧子把鞋撬到地上，啪地一声先将一只鞋拦腰砍断——掉了后跟的那一只。白银知道阳台上发生了什么，在屋里大哭起来，而白已贺就在白银的哭声中停住了斧子。

白已贺在劈了第一只鞋之后没再向另一只下斧子，并不是因为女儿的哭，而是因为他在这只劈开的鞋底夹层里发现了一个东西，一个略微大于邮票的粉色小纸袋。他小心翼翼地将纸袋抠出来，这纸袋扁而不空。他没有急于打开查看，他只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小纸袋，这里面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这种预感使他立即生出一种兴奋，一种快乐，一种幸灾乐祸之情，而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旁人幸灾乐祸的对象。幸灾乐祸特别能使一个正在倒楣的自己突然地轻松那么一下，白已贺就在这突然的兴奋和轻松之中快速地跑进厨房去为女儿热饭热菜，然后又像没事人似地哄女儿吃饭并且答应星期天带她去儿童乐园坐“钻山龙”。说到那双高跟鞋，白已贺只强调了

它的不卫生，说现在有许多怪异而新奇的病菌都是通过垃圾传播的，他希望今后的白银永远不要靠近垃圾桶走路。白银本是不记仇的孩子，再说儿童乐园的“钻山龙”也是能使她忘掉和父亲的“前仇”，于是饭桌上的气氛又变得一片轻松。

吃过晚饭白银作功课看电视，白己贺便鬼使神差地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房门。他坐在桌前打开台灯，从衣兜里掏出纸袋放在桌上仍不急于打开。他要隔开纸袋猜测那么一小会儿，猜测中有激动也有惊恐。虽然他一时不能断定里面是字、是纸或是照片，但他深信里面一定联系着情场陷害和谋杀什么的。但愿与谋杀无关，白己贺决不乐意涉足这种恐怖。后来他终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纸袋，却见里面是一张照片的底片，一张“135”黑白底片。白己贺拿起底片在灯光下照，在这张冲得偏厚的底片上，他看见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张男女拥抱的底片解除了白己贺心中的恐怖，此刻他心中只充满着一个单身男人的好奇和焦灼，正好比一场引人入胜的电影已经开演，使白己贺焦灼的是下一串镜头的发展。他决心弄清这一男一女的面目，那么他必须使这张被称作负片的底片变作正片——黑白照片。他告诉白银有事需要到厂里去，便匆匆下了楼。

原来白己贺在厂设计科也摆弄些摄影、显影，在暗房里，他很快就把男人和女人的面目在显影箱上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张照片拍得拙劣，而且颗粒粗糙，是出自一位业余者之手，白己贺做的又是“135”原大，但他还是准确无误地认定，这男人便是经常在报纸上和电视屏幕上露面的本市那位常务副市长普运哲。白己贺还记得，当初普运哲曾为他们的鞋业集团成立剪过彩，他的像机也亲自摄下过他的镜头。对于照片上的女人，白

已贺是陌生的，但他断定这并非市长夫人。这种不伦不类的合影夫妻之间有必要吗？再说若是夫妻，是谁把他们塞在鞋里呢？他端详着照片上这个年轻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怀抱里迷醉地微微向后仰着头，她眼睛紧闭正接受着男人对她那优美的脖子的亲吻，她的整个神情显现出一种高度控制着的快意。

白己贺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但他更惊喜的是他对于普运哲的发现。他觉得亮在他眼前的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颇具些分量的，这不是夫妻，也不是一般的男女偷情，它是政治和性的结合。他想起有本书上说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男人对政治和女人的生殖器不感兴趣呢？这两种最危险的东西成就着男人也毁灭着男人，然而当人们追逐着它们时，却往往只想到成就的一半。那么现在白己贺也开始追逐了，他追逐的是女人的生殖器还是政治？还是二者兼有？白己贺自问自答着。

白己贺这时才用镊子把照片从定影液中夹出来，草草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放在烘干机上烘干。当他用两个指头将这位已经干燥的常务副市长和被他拥抱着的女人从烘干机上抠下来捏在手里时，他几乎觉得整个世界都被他捏在了手里。虽然他一时还不能明确下一步他要怎么干，但他已坚信不移地感到自己必得为此干点什么了。他隐约觉出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什么实惠正等待着他，这实惠不是政治也不是生殖器，而是由这两种东西所造就出的另一种实惠。他把照片和底片小心地装好然后骑车回家，他故意再次骑到白银的学校门口，再次沿着女儿放学的路线缓缓前行。一路上许多垃圾桶从他身边掠过，他斜眼望着它们，心中涌出了一连串的假设：假设白银是个男孩子她便不可能对垃圾桶里的高跟鞋感兴趣吧？假设白银对高跟鞋有兴趣而那双鞋没有被扔在她必经的路上呢？假设高跟鞋没能由